

黄帝阴符经（金陵道人注本）

黄帝阴符经注卷上

金陵道人唐淳注

神仙抱一演道章

夫神者，在目为视，在耳为听，在舌为言，在鼻则闻香，在手则拳握，在足则行；昼则为想，夜则为梦；呼则来，遣则去；在心为志，言为文章。无质之间，聚散无迹。入则为情状，出则为虚无；散则宇宙九夷无所不至，隐然则微尘芥子无所不入。存乎丹田，出世为神仙。若昏昧为下鬼而有余神，散者意，聚者气，气行则神行，气聚则神聚。

《易》曰：阴阳不测之谓神。

又曰：神在丹田，气结为胎。真气不散，神明自来。故神炁相守，岂不为长生之道？神是炁之子，炁是神之母。

《道经》曰：既知其子，复守其母。

淳曰：子母相守，神仙之道。

施真人曰：神炁若不散，保为长生人也。仙者，迁也。凡人为神仙，仙字，人傍着山。凡人修炼，性如山岳，神气不动不摇，故人傍着山也。夫神仙二字，得道之人称也。喻人称郎字者，为有财宝见之称也。抱者，包藏之意也。一者，道也。故言抱一者演道章上是也。

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

观者，观也。上音官字，下音贯字。仰者观，俯者观。观者，六门之观想也。

释氏云：摄景归心谓之观想。故谓之六门之锁闭，内不出，外不入，名观行法。仰者，观也。观者，见也。观见天道，北斗直下，太一真君炁也，名曰太一。

阴真君曰：太一含真炁是也。

凡书云：畜之为元精，施之为万灵，含之为太一，放之为太清。太一直下，真一运行；太一直上，北斗直符。斗者为柄，但观北斗月建，以天道观正月建，寅道在寅是也。周而复始，运行不绝。一气升降，日月流行；五星六曜，森罗万象，无不运行。故曰：五日一候，十五日一气，四十五日一节，九十日一季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；发生万物，天上天下，仙宫人世，胎卵湿化，一根一苗，一枝一叶，一花一子，有情无情，皆受道炁而所产也。故万物内外莫不是道也。故见天道运行，又观人道不别於天道也。人道太一两肾，堂间中黄，上赤下黑，左青右白，其包五行、混元一、点真一之道，名曰太一。太一者，水之宗号。北斗直符者，心之七窍也。日月者，心肾也。人无日月，以心肾为日月；天无心肾，以日月为心肾。五星六曜，五脏六腑。森罗万象者，是皮毛骨节三万六千精光神也。

《道经》云：不出户，知天下也。

河上公曰：人身喻似天地之用也。又将自己太一运行，日月循环，直得真。心火下降，肾水上腾，水上火下，五脏百脉生津。气津液血神自然通流，五行四象八卦万神自归大道。百骸九窍自得通灵，手握太一，性命固穷。若是依天道运行，岂不与天地齐寿矣？

故曰：执天之行，尽矣。是故圣人指天道喻人观天道之运行。执天之行，无不成神仙者矣。

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。

得贼则昌，失则亡。

七贤云：五星、五岳、五脏、五方、五贼，五贼五行之义，洪儒珍重之言，无不包也。

淳曰：天地用五行，递相为克伐，相生相投

也。天之五贼，木、水、金、土、火；地之五贼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见圣人言天之五贼逆行，阴阳颠倒相返也，地之五贼随地顺行，故人有生死矣。若见天贼，随天贼而运用，故人只有生而无死也。

故曰：见之者昌矣。且见地之五行，金生水之类也，天之五行，则不然也，即水生金也。且见水气上腾，化为云在天上，天属金，云气上腾至天，故曰：水来生金。子见母，现本形，化为雨也。

《易》曰：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是天道逆行也。且见地之五行，木生火；天之五行，则不然也，火生木也。在人则为气，在天则为太阳。真气发生万物，则是阳气入木，枝叶发生，熏蒸万物，木石皆荣。

故曰：火生木也。岂不是天道乎？故圣人指天之道，要人体天法道，人则不会逆行。若要长生，须行颠倒法。如何是五行颠倒法？但取心火发於肾水，水见火化为气，其气上

腾至於肺，肺属金，是水生金也。其水化为金液，此是金液来入肝。肝者，木也。心者，火也。火来生木，肝脏荣旺，目生光明，其黑白自分明。木得火之性，金得水之情；南方火来生东方木，北方水来生西方金。四象二仪复配入戊己土，故云五行不顺行，四象合入中宫，名曰五行颠倒术。

太白真人曰：五行颠倒术，龙从火里出。五行不顺行，虎向水中生。

真一子曰：此二十字少则少焉，妙则妙焉，是谓泄天地互用之机。

阴真君曰：北方正炁号河车，东方甲乙成金砂，朱雀调运生金华，金华生天地宝。人会此言，合至道内外，同於天地道，志炼其精，修为神丹，点化四大，轻举飞升，岂不为神仙之道乎？故曰：见之者昌。

五贼在心，施行於天。

五贼在心者，五行真炁也。以心为主，动则五行随之。

故曰：五贼在心也。施行於天，则并用其心，须依天道，一切善恶由心造。凡有施为，且合天为道，心有作用，合天之五贼而运用施行也。

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。

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者，此神仙下手修炼之处，贤圣匠手，阴阳权柄也。阴阳者，日月也。日为龙，月为虎；日为汞，月为铅；日为离，月为坎；日为火，月为水；日为阳魂，月为阴魄；日为炁，月为精；日为性，月为命。权握宇宙者，性命在乎手也。我命在我，不在天也，在天为日月，在人为精气，天以日月运转，人以精气运行。

吕真人曰：有人问我修行法，遥指天边日月轮。

魏伯阳《参同契》载歌曰：圣人夺得造化意，手扶日月安炉里。微微腾倒天地精，钻簇阴阳走神鬼。日魂月魄若人识，识者便是神仙子。炼之饵之千日期，身既无阴那得死。

《素问□上古天真论》曰：余闻上古真人提挈天地，把握阴阳，呼吸精气，独立守神，肌肉若一，故能寿比天地，无有终始。张梦乾曰：摄乾坤於掌上，聚散三辰；握日月於襟前，卷舒八景。

《道德经》云：深根固蒂，长生久视之道。其日月在心肾，其心好动，其神好泄漏其精华。是故圣人制伏心不动，权握肾不泄以至无漏，坚固故身轻，乃长生久视，岂不为神仙下手修炼之处，心肾相交，精炁逆，万化生乎身？

故曰：神仙作用之机变，下鬼为神仙，救死人为活人，是宇宙在乎手矣。

天发杀机，龙蛇起陆。

此是三百字内元，天性，人也；人心，机也。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。一十六字是杜光庭加此文理也。淳曰：天发杀机者，秋三月也，西方金气生霜，降能杀万物也。金能克木，龙蛇入蛰，万物可杀。

《道德经》云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龙蛇起陆者，春三月也，万物发生，天地发陈，龙蛇起陆。秋杀春生，道之理。春泰卦，秋否卦，春生秋杀，天地否泰之义也。

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。

人发杀机者，莫大於不孝，罪在不赦，故天地反覆也。修杀者运一气而升腾，三尸自死，杀灭九虫，造化金丹，纯阳为体，故名杀机。天地反覆者，造化一气，故令死者返生，故阴阳天地反覆。

天人合发，万变定基。

天人者，一气也。合发者，升腾一阳初动也。万变者，万物变化也。定基者，万物皆炁运动也，名曰定基也。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。

法性本一，根性不同也。且甘草甜，黄蘗苦，本即一气一根，性各差互。人有巧拙之性，可以隐密伏藏。

《易》曰：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机事不密则害成。由此言之，道也稟五行而生，故知五行之性情，各逐五行而用事，皆在隐密伏藏也。

《刘子》曰：山狙见巧，终必招殃。山狙者，猿也，善能避箭。楚王出猎，山狙绕树，王见巧，令养由基射猿。由基欲射，山狙抱树而啼，知由基善射，莫能避也，必见死也。故曰：因巧招祸，人虽至巧，不能得死者，非天巧也耶？

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动静。

九窍在心，心有七窍，三毛内隐，二窍藏阴阳之所，一孔为阴，一孔为阳，以为辅弼。帝若乃心王也，故心有九孔也。三要者，耳、目、口也，目可视其色，耳可听其声，口可纳其味。心之九窍，受其声色口爽，故令纳邪可以动乎？在三要也，目不视邪色，耳不听邪声，口不爽邪味，心窍不纳邪，可以静也。

老君曰：澄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夫人分七十五等，上二十五等，中二十五等，下二十五等。上中下分为九品，上等上品心有九窍，中等上品心有七窍，下等上品心有五孔，至下等下品心实无窍，名曰愚，何异蠢物乎？三要之说，乃防於心，此动静死生之门户也。

火生於木，祸发必克。

火生木者，天道逆行也；木生火者，地道顺

行也。祸发必克者，地道顺行也，木罚而自焚；天道逆行者，木旺而自荣。夫人身之道，顺地之用事，顺行则死；用天之道，逆行则生。夫人为木，自发火心，无明不觉，败坏其身，及事至祸发必克，此则愚人也。若夫圣人以身为木，以心为火，焚其源，修炼其身，暗换形质而成圣人矣。

奸生於国，时动必溃。

淫邪惑心，气动神散也。时动必溃，神气离乎身，心溃散也。《老子》曰：以身为国，以精气为民，民散则国离。

知之修炼，谓之圣人。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

遭遇圣人，得传口诀，知修炼之法，子午下功，勤而行之，以炼凡胎浊骨，获无穷之寿，谓之圣人。

黄帝阴符经注卷上竟

黄帝阴符经注卷下

金陵道人唐淳注

富国安民演法章中

《老子》曰：以身为国，以精气为民，众神为万姓。淳曰：精能养形，气能养神，精气神为壮之道也。可能运精炼形谓之富国，存神保气谓之安民，圣人外指家邦为喻，以身为国，一身之内，炼精气以修大道。老母曰：甘酒珍馐，伐性之戈矛也；淫声美色，破骨之斧锯，不觉败坏其身，故民散国离。演法者，演教法也。章者，明也。

天地，万物之盗；万物，人之盗；人，万物之盗。

天地，万物之盗者，万物盗天地之气养形。万物，人之盗者，人盗万物养其性命，故立身活形也。人，万物之盗者，不测万物情性，返被万物盗人也。盖万物之情性者，炼谷之

法也。人之所食，不宜大饱。炼谷之法，五日一侯，内使火数炼谷，如弹上九窍，眼如蜂窠，缎炼大便退滓之法，太阳如白膏所结也。小便之法，四十九日可以小便中溺出朱砂也。

故曰：天地又被万物之盗，万物又被人之所盗，人又被万物盗之。有此三盗，不能出离。人能夺万物之精气，运用而炼谷，肠胃如酥酪，运元气而绝粒，出离万物，乃令绝食非也。老母曰：天地盗万物，盗万物使人不得常荣盛而有衰朽；万物盗人，使不得常少壮而有老死也；人盗万物，使不得常存。有此三盗，皆不觉不知互相盗其精气，是盗其形也。日日不可阙，乏则饥寒疾病生矣。如盗精气者，勤而行之，则太和充溢，芳华郁畅，百脉皆荣，三关流润矣。故不能善用盗者，返被万物之盗也。故能善盗其形，贼其精，炼其气，以保长生。

三盗既宜，三才既安。

天地盗万物，万物盗人，人盗万物，皆合宜也，不得过分。如失其此道者，先当伐矣。

故曰：食其时，百骸理。动其机，万化安。

食其时，百骸理者，饮食知时，百脉自安；饮食失时，五脏不和，灵物受病，百骸不理也。动其机，万化安，天机运也。吕真人曰：天机深远，下手速修犹太迟。天机者，脐下一寸三分也，圣人下手养胎仙之处。

杨氏注《难经》云：脐下肾间动气者，丹田也，人之性命也。丹田者，性命之本。道士思神，比丘坐禅，皆聚真气於脐下，良由此也。丹田有神龟，呼吸真气，非口鼻而呼吸也。口鼻是气之出入门户也，丹田为气之本源，圣人下手之处，收藏真一所居。故曰：胎息，炁也。动其机者，机心也。

施真人曰：心为使炁，神养成胎，万化安者。

老母曰：食者非贪饮食，所食者，盗万物之

精炁。盖形能食其味，神能食其气也。若以时而食，其形则动，其机以用精，则万化安也。

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。

人知有阴阳祸福之神，不知自己身中有出入神也，能为了其生死也。人则知手足举动之神也，不知天机发动用之至神也，故曰神中神也。人则知口鼻内出入之气，不知丹田有真一之气，故曰气中之气也。人则知五谷之精，不知本来有真一之精，故曰精中精也。老君曰：精中有精，气中有气，神中有神，是我自然之道也。

老母曰：人则知祭祀之神，不知自己身有三万六千道精光神，能为出世之神也。

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。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五行之数，水一，火二，木三，金

四，土五，此是生数。又有成数，水六，火七，木八，金九，土十。数者，三十辐也。三十辐者，水一，火二，木三，金四，金木水火共十数。土无正形，随四季而旺，在四方各五数，四五二十，更加十数，共三十辐，一月之用也。如是之运动也，天地作数人之气，此月数之用也。日数者，九九之数，令人从冬至一日数九九八十一日，是太阳之数也。五日一侯，十五日一气，四十五日一节，九十日一季。月有圆缺，万物生成各有定分，故大小历皆有定分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修行之士若依日月之数抽添，运用补接，增加日远，死途渐至，生路既脱。凡躯修炼真形，神形俱妙，岂不为神仙乎？

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。

天地万物递相为盗，莫能见之矣，是贼盗天地之机也。天下莫能见者，是盗贼之无色，听之无声，搏之无形，呼之无名，故天下莫能见也，莫能知也。穷一炁之造化，观万物之发生，故莫能知也。

《化书》云：仰寥廓而不见其迹，处虚空而亦无闻神明且不远，君子常正其心。颜子曰：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明恍惚不可为形象也。

淳曰：恍惚者，有无也。故圣人明有无之源，穷造化之端，修之则形成而有象。故谓之莫能知，莫能见也。

君子得之固穷，小人得之轻命。

君子小人各正性命也。君子得其性命固穷，其性命恐有无常至，故悟其性、养其命，乃得延年，则长生矣。小人得其性命不能守，皆亡其命、失其性，甘酒淫荒志猛，不固其性命，故曰轻命也。

《易》曰：君子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君子者，外修阴德，内炼心神，固穷养命，以保性命，乃君子也。凡小人举止，不合阴阳日月，不

顾性命王法，而自称我强，暗中昧其神道，内无寸真，外行不仁，隔宿无恩，常怀荆棘，天地不容，阴公夺功夺算，然有寿而殃於子孙。

故曰：小人作也，故轻其性命也。

强兵战胜演术章下

夫强兵战胜者，百万人战十万人，十人打一人，岂不易强兵战胜也？君子思而详之，非兵法也。

袁叔真人曰：夫用兵者，雄豪入战，乃获其胜。使黄公《三略》，吕望《六韬》，孙子《十三篇》，以少敌多，以寡敌众，以弱敌强，回败作胜，此三兵法也。岂用师众而敌寡者也？

淳曰：圣人将修行喻兵法，可以治乱，直指一心喻夫争胜，心不动则百邪无所入，性浊则气乱生路远矣。心静则道生，神仙自来。

李冲曰：强兵者，大道天师，万化之主，降魔剑气。若达此道，贪嗔痴毒，六贼无明，神鬼不祥，妖伪阴魔一齐溃散，独见至尊。是太古玄道谓之强兵。古圣之立法要降魔治乱，教化天下清静，岂是锐武强兵，乱役生灵，杀害性命，招冤引业，祸累子孙为强兵战胜者也？章言孙吴韩白，皆得强兵战胜之术，凡攻战之法，兵强阴谋诡诈，以命煞命，神鬼之行，岂达《阴符》旨趣哉？古圣人旨趣哉？摄养之方，是谓强兵战胜。

瞽者善听，聋者善视，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；三反昼夜，用师万倍。

瞽者善听，聋者善视者，淳曰：着其声色也。声色两忘，绝利一源，修行加其十倍，运养固性则能专一。至於精神用师者，使兵也。又师者，兵也，众也。如此言之，则文理可否，言不合道也。

李冲曰：师者，非兵之称也。大道真一无上，

至尊元始之君群士，道教文名，背境向心，观用师十倍；三反者昼夜，用师万倍。

淳曰：三反者，神气精也。神反气，心使神，神使心也。气返精，精火也，火返下，水上腾。既济相反，运则度过。尾闾通脑后脊骨肾脉之间，上行夹脊、双关、风府、泥丸、百会穴，明堂、洞房、鼻柱骨，流入丹田，复行神巍尾闾，流而不绝，血化为膏，此是神仙般运精气入泥丸之处也，则用师万倍矣。

逍遥子曰：一回满来一回举，便与神仙为伴侣。朗然子曰：有人通得泥九穴，何必区区炼大丹。又云：夹脊双关至顶门，修行径路此为根。

《上生经》曰：其水上涌，游於梁栋之间者是也。

心生於物，死於物，机在目。

机在目者，袁叔真人曰：心者欲之源，目者

色之根。目主见，心主知；心苟不知，目不能辨，由此言之耳。

淳曰：目见一物，无因不动；心着一物，无所不随；真心不灰，灵物受病。散荡真元，盖不能死於物也。机在目者，其目有漏，黑白不分，神光昏昧，此人有死无生。死於物者，得道之人也。目主见而心不动，神气运行而精炁不泄，此人有生无死。机在目者，黑白分明，其精无漏，神光自明，机在目也。

古云：活水银养死人，死水银养活人。水银在人主精。

《医书》云：心重十二两，藏精计三合。故灵物在心，其精死而水银乾，经云死於物。故曰：死水银养活人，乃真人也；活水银养死人，修行之士，精气不能结，水银不能乾，此乃死人也。故水银活则人死也。凡炼神仙者人也。

天之无恩，而大恩生。

天本不施恩，合时而运动，真气升腾，万物发生，万物承天之大恩而长久矣。

迅雷烈风，莫不蠢然。

阴阳发泄，天地气交，至精施行，自然有声，万物蠢然而生。人之修行无别也，子午下功，阴阳作结成精，坎离气交，水火既济，自然有声。如迅雷烈风者，至精发泄而作其声，阴消阳纯，翱翔云霄，岂不为神仙？取用合阴阳，皆是至精所作也。

老母曰：人修炼阴阳之炁氤氲，如风之行，如雷之声，故能通流，淘清去浊，五脏生津，百骸调畅也，真一之道存矣。

至乐性余，至静则廉。

至乐性余者，乐天之道也。静者，归根也。故曰静廉者道也。乐者，天之性以至於命也。

老母曰：外无所求，内无所惑，至乐之道也。至乐最乐也，本性无余，凡性得至真静，此则有余。凡人以子孙欢娱之乐者，非圣人之乐也。非山为静，非市为闹，圣人悟性，则养命为静，得一则为廉。《亢仓子》曰：贵则语通，富则身通，穷则意通，静则神通，此四通之义也。

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

天之曲成万物，隐密藏机也。故曰至私用之至公者，生成万类，各得其道也，名曰至公正也，以公正万物。

禽之制在气。

圣人将飞禽翱翔喻如羽客者，飞禽乘一气而上青霄，人不如也。人为万物之灵，不能制伏道德之气，固穷养命。如善用道德之气者，如龙换骨，如蛇退皮，如蝉脱壳，人则修炼换形，飞入大罗，上登云汉，不亦难乎？以至九天之上，尽是从凡入圣。

《玉皇圣语》曰：是以九天上卿、司命真君抱纯粹之精，得混元之气，方可超凡入圣。

修行之士，若将混元之气修炼纯粹之精，尽成极阳之体而作神仙，岂是难乎？凡有所学不见者，如隔万里山水之外，大小亦然。明圣人制伏之源，夺天地造化之功。假令水至冬寒而结成冰，非冷之至也，遇朔风乃结。朔风者，北风也。至夏月不畏其热，畏南风能消其冰，后化为水也。夫人真精要结成丹者，使北方肾气朔风也。其精结成丹药，要化真一之精。南方心火，化精为气，熏蒸四大，纯阳流注，人无死生矣。

老母曰：飞禽身道虚空之中者凭其气，况人为万物之灵，能修养炼自己者，尽成纯阳之体，气遂能入金石而无碍，行日月而无影，岂不能变形证果，御气游玄哉？

生者，死之根；死者，生之根。

心贪名利，厚养其家，贪淫好色，广畜资财，人见为生道，我见是死之根。死者，生之根也。夫人不贪非利，知分合宜，荣枯待命，自守一心，常怀君子之行，技危拯苦，不害物命，克己安仁，积精全神，死者，生之根也。生者，死之根。根死即生，生死由根。根者，心与肾也。心生者死，心死则生。心是神之根也，肾是气之根也，心死则性寂，肾死则命存；心活则性贪，肾活则精漏。切在固守根源，乃得长生久视也。

恩生於害，害生於恩。

天地以阴阳二气恩生於万物，不知万物情性反盗天地之气，故曰：恩生於害也。天施恩害，秋杀春生，故曰：害生於恩也。大小亦同，内外无别。道者，本恩害也。修之则寿长，轻之则命短矣。

愚人以天地文理胜，我以时物文理哲。

愚人以天地文理胜，人皆观星象，以文理知

吉凶、祸福、存亡、得失之事，故理。圣人全不知自己之生死者，愚人也。我以时物文理哲者，但观一物而知盛衰，见一物而晓生死，在乎掌握，我命在我，反视一物而知大道，察一物而知吉凶，故能生死在乎掌握。我命在我，反老还少，出生入生，故我以时物文理哲矣。淳曰：略以琐见导注斯经，然不立章句，且光畅其文云耳。

黄帝阴符经注卷下竟